



四書心事括略

0712  
1.6/2  
1



仁12  
8679  
1-4







四書正事括略

西河合集

四書正事括略序目

西河先生歸草堂不能著書嘗輟食嘆曰吾欲作論  
孟傳一刊事理之誤而不可得矣會嗣子述齋雋南  
宮還思以娛親偕兄孝廉君縉先生經集摘其事理  
可刊正者而置說理于有待曰理曠不勝舉且是否  
可各執惟事有一是而無兩可因而刊之曰正名正  
文正禮制正故實而統曰正事合五卷凡一百六十  
九條雖一勺乎然已滔滔如望洋矣特辨事貴詳簡  
即多漏此篇幅過窄不無遺脫易啟攻難故將經集

四書正事括略序目



引據目臚列卷端遇有質辨當發原文審解之先生曰天不邾生人世豈無當陽北海漢唐兩孔氏其人者特吾不遇耳然而垂老東歸猶得好學者四人一會稽章泰占其三人則同里張二監與其弟南服及風林也風林年未學射御而頗有志傳吾學者視此矣時門人俱不在側惟三張子見所輯因于較讀之次附其所訂者于篇東陽門人王崇炳虎文氏識

大學證文四卷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大學問一卷

中庸說五卷

論語稽求篇七卷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

逸講箋三卷

聖門釋非錄四卷

四書索解四卷

講錄講餘錄四卷

經問十八卷補二卷

尚書廣聽錄五卷

古文尚書寃詞八卷

舜典補亡一卷

大小宗通繹一卷

周禮問二卷

廟制折衷二卷

明堂問一卷

學校問一卷

郊社禘祫問一卷

易傳春秋傳雜傳詩禮雜傳樂錄未經引據者  
合二百七十一卷

卷一

正名

三十八條

卷二 正文

二十三條

卷三 正禮制

三十三條

卷四 正故實

二十七條

卷五 正雜

四十六條

西河合集

四書正事括略目

卷一 正名

總論

子西

南容

孟施舍

桓公

虞仲

箕子

子桑

仲弓

陽貨

益掌火

匏瓜

瑚璉

子糾

孟之反

公叔文子

子禽

摯于繚缺方叔武襄陽

曹交

南宮敬叔

會西

左丘明

放勳

臣大夫

下大夫

蒲盧

寢衣

宗器

居蔡



山節藻梲  
校序庠河

禹疏九河

五霸九朝

瓜祭以學易

文質彬彬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問社  
射不主皮

五畝之宅  
時日曷喪

徹禁  
正名

明堂

三歸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

五達道

宿于晝

堯典

書同文

繪事後素

束姓載書  
臣始至境問國之大

媚與媚竈  
自牖執其手

揖讓而升下而飲

卷三 正禮

朝聘  
送往迎來

祖廟

時食

旅酬

變置社稷  
以皮冠以旃以旌

千歲之日至

東首  
割不正不食

來百工則財用足

既稟  
夏貢商助周徹

厚往而薄來

先公  
禘嘗之義

設裳衣  
所以序昭穆

序事

燕毛  
郊社之禮

告朔之餼羊

若合符節

放飯不食

士無世官

忠信重祿

一夫百畝

餘夫

四書正事括略目



卷四

正故

大師摯適齊

武王是也

周公使管叔監殷

桓公九合諸侯

庚公之斯

孫叔敖

公山弗擾以費畔

孔子為魯司寇

夫子為衛君

顏淵後子在回何敢死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齊人將築薛

泰伯三以天下讓

八士

王者迹熄

甯武子

蘧伯玉邦無道卷而懷

百里奚食牛要秦穆公

子產君子之道四

三桓之子孫

子華使齊

子畏于匡

子路無宿諾

齊人伐燕

宋小國也

卷五

雜

湯之盤

雖少

駢邑三百

誅

謂之吳孟子

白圭

白經溝瀆而莫之知

墨之治喪

感類

告子

諒陰

費惠公

宋輕

後我后后來其蘇

詩

蘧伯玉寡過

之

五十而慕

者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

必得其壽

南辱于楚

居簡行簡

傷廉傷惠傷勇

不日成之

請數月之喪

子路曰

楊子拔一毛

折枝

琴張曾皙

丘隅

百乘之家

慎子滑釐

敬蹠

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不得罪于巨室

當暑衫絺絺必表而出

為諸侯憂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昔

西喪地于秦七百里

紂去武丁未久

有私淑艾者

大學管子

麋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屨無夫里之布

補由也

藁程

附問  
梓匠輪輿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晚晴稿

王錫百朋較 盛唐從陽

四書正事括略

文輝克有全輯 遠宗姬潢

宋儒以格物為格事物之理必從事物求心性則事物要矣况經書事物則尤先聖先王掌故所厚繫者乃其所說書多可刊正大中章句十正十論孟集註十正七則未免太疎矣明儒舊有辨議如汝南陳晦伯東陽盧荷亭兩湖郝京山菰城姚舜牧各有正誤傳書若干卷而不得肯綮惟先生經集考據精析有

四書正事括略

倫而有要顧其中卷一有顯正有隱正隱正者義理也猶  
府藏也顯正者事物也猶人之有耳目也未有耳目  
不察而可以窺人之府藏者因先揀其諸顯正本撮  
錄大要或從此可以徐求其詳且徐求其隱特宋儒  
說事物說心性每以事理二字彙括之則專指事字  
而凡名物典文禮制故實皆出其中不揣庸陋亦分  
名物等而統之以事曰正事括略以為詳于經集者  
而略見于此文輝遠宗識

集註章句正名

大學無

公叔文子

衛大夫公孫枝也以下人名

公叔文子名公叔發若公孫枝是秦大夫字子桑秦  
穆公時臣非文子矣論語稽求篇此若有辨者須考原本以此不能詳也

註疏古本孔安國註作公叔拔此據世本衛獻公  
孫公叔拔者今監本反改枝字相傳明代國學生  
有罰修註疏壞板者以枝拔形近陰改拔作枝以  
附會朱註至今莫辨矣吳門何屺瞻為

今皇上欽取進士曾于文評尾深咎常熟毛氏重鏤  
註疏板亦陰附朱註改拔作枝為之嘆息始知  
聖代儒臣早有能辨訛者徐仲山日記曰漢世博士  
陰改經字以就已因之熹平中詔蔡中郎寫經勒

石樹之鴻都門以示刊正今且奈之何。

子西楚公

子西鄭大夫公子駟之子公孫夏也子駟與子國同為鄭世卿七穆之二而子產與子西又互執國政每有優劣故並相較論若楚公子申則其名未聞中國至哀十三年夫子春秋絕筆之際始有楚公子申伐陳之文見于簡書或人何由知其入而與百餘年前之管仲子產同年而語况沮用孔子在孔子厄陳蔡年而名白公亂掩面被殺則是時孔子已卒乃以此為彼哉之由則以身後事而欲預知其為人而先彼

之亦難言矣若其讓國則與子期子閔兄弟先後並讓又何足道而以賢加之論語稽求篇

子禽子貢弟子

從來說書並無云子禽是子貢弟子者集註或曰子貢弟子不知所據前儒謂此誤讀註疏所致馬融註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謂子禽子貢皆弟子也而子禽讀子貢不讀此亦可怪之事與人論子貢弟子書

南容居南宮論敬叔

南容即南宮縉此在家語檀弓有明據者若南宮敬叔是魯大夫仲孫閱與南容魯人何涉即敬叔父僖

子曾命敬叔事仲尼然冉雍非冉耕况容氏南宮本是舊姓如南宮長萬類容焉得有南宮居之集註以容為敬叔固已大謬乃必自實其說于白圭章註曰事見家語將隱援敬叔適周見金人緘口事以為緘口謹言可與白圭之三復相翳射也然究無涉也今鑄四書考者直引家語文而增其下曰敬叔歸乃三復白圭之詩則焚書矣嗟乎以說書而致焚書何如不說之為愈乎臧言補

擊于繚缺方叔武陽襄

太師擊以下八人魯樂官名

太師擊八人非魯樂官按古今人表以擊于繚缺方

叔武陽襄列之伯夷叔齊之下文王之上註曰此紂時樂官鄭玄謂平王時人非也魯安得有之若其文則係今文尚書而散見于此與周有八士章同稽求篇

孟施舍

孟姓施發語聲

魯有孟施氏孟非姓施非發語聲其或稱施舍者猶

檀弓南宮縉家語稱宮縉之行

逸講箋經問

曹交

曹君之弟

曹姓交名黃帝之後與戰國之鄒同姓其得見鄒君以此也若以為曹君之弟則春秋哀八年宋已滅曹至十四年宋向魋入曹以叛以曹作宋邑故桓魋得

據而叛之。是曹在春秋已亡而謂孟子時尚有曹耶。

有曹君弟耶。經問。

桓公也。兄子糾弟也。  
左傳公羊穀梁傳註管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尹文子  
舊越絕書史記漢書說苑諸書皆作子糾。兄桓公弟  
唯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以漢文為淮南兄。忌諱因  
引荀子齊桓殺兄以返國語。改兄為弟。然急為註明  
則外此何敢有顛倒者。稽求篇。臆言。聖門釋非錄。  
無故而顛倒人兄弟倫次亦屬大事。况以此詬斥  
夫子。謂若非桓兄糾弟。則夫子此言害義之甚。啟

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乃桓實非兄。糾實非弟。  
夫子之害義。啟亂。反覆不忠。無可逃矣。經生初聞  
此尚不信其謬。既知其謬而猶曰聽之則讀孔聖  
之書而稱為生徒者。尚得有面目乎。黃陶庵先生  
管仲非仁者

與章時藝直指  
註誤見傳稿

南宮敬叔。孟懿子  
之兄也

懿子敬叔孟僖子之子。皆泉丘女所生。懿以長自養。  
敬以幼。使僚女養之。懿以長襲敬。以幼不襲。此在春  
秋經傳明明可考。不知何故又復顛倒如此。以為有  
據。則竝無一據。以為有意則糾兄桓弟將藉以立說。

或者有意此何必有意以為過誤則論語載人兄弟  
有幾而一誤尚可再誤真不可解且朱子倡格物窮  
理之說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以弟故不承氏而  
氏南宮此或偶未之考乃明諡敬叔而不知叔之為  
弟則併理亦不可問矣補贖言

虞仲

即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蠻者

虞仲仲雍曾孫以武王克殷後封之于虞故名虞仲  
仲雍不封虞武王亦安能封仲雍耶稽求篇

左傳晉伐虞時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以  
虞仲與太伯並稱而史周本紀遂借稱仲雍因有

訛錯不知左傳所云謂虞之封國其于同姓在太  
王之昭一輩正指虞不指雍也

曾西

曾子之孫

曾西名申曾子之子非孫也其字西者以申枝為西  
方之辰與楚公子申鬪宜申皆字子西並同贖言

箕子

紂諸父

宋世家箕子紂親戚也不知為父為兄惟馬融王肅  
謂紂諸父服虔杜預謂紂諸兄並無確據故孔安國  
註尚書微子及洪範尚不能定此安能定之講餘錄

左丘明

古之聞人也

四書正事括略

左丘明即魯太史作左傳國語者左丘氏名明亦左氏名丘明如南宮氏名縉亦南氏名宮縉自史記漢書孔安國劉向劉歆杜預輩皆云孔子因魯史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此彰彰者今反曰聞人誰聞人耶稽求

子桑伯子

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孟之反

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

子桑伯子何以知為魯人若謂是子桑戶則在論語無戶字在莊子無伯子字何以知為即此人鄭玄嘗曰此是左傳秦大夫公孫子桑世猶非之曰伯子何

居今但據子桑二字則莊子尚有子桑虛將爭之矣若孟之反則莊子是子反非之反且並不名側此但當如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安國曰之反魯大夫名側斯為得之講錄

張文釐

字風林

曰莊子有可據者如盜跖篇桓公

殺兄此可據者也以春秋傳見在也謂孔子與柳下惠友此不可據者也惠與孔子相距幾二百年焉從友也若伯子之反則在莊子亦不曾援論語春秋傳各直胡氏強合者况外氏任達凡歌曲樂喪原是寓言如子桑戶死子琴張為臨喪倚歌此



必無之事考春秋傳衛宗魯死于非命琴張尚欲以禮弔豈有無故反樂喪者若之及不伐正係公族守禮一大節目當時孟懿子既不在軍祇孟武伯帥右師而既而奔者即右師車也策馬一言不過守庶倖受過之禮與尚書不伐意合乃比之上德不德之異教即寓言亦豈有此

放勳

本史臣贊堯之詞孟子因以為堯號也

孟子焉能為堯號史本紀帝摯崩弟放勳立與舜名重華禹名文命並同故大戴五帝德篇帝堯高辛氏之子名放勳帝舜橋牛之孫瞽瞍之子名重華按楚

詞有云就重華而陳詞屈原則何因而為舜號乎若文命則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而禹貢即曰禹敷土商頌亦曰禹敷下土方惟文命禹名故文命之敷即禹敷也此非故為號矣若臯陶謨允迪厥德非臯陶名又非史臣贊詞直臯陶自言然而解者云堯舜記事臯陶記言一何明了如謂放勳贊詞則史臣開卷先贊二字如後人題棹檣者恐無此理尚書廣聽錄

仲弓之父

父賤而行惡父之惡不能掩其子之善

仲弓父行誼無考惟史記稱父賤家語加以不肖然未曰惡也惡則甚矣或曰不肖即惡則字書以不類

先人爲不肖孟子丹朱不肖是也若中庸夫婦不肖則祇以不能言正義謂不肖勝愚故王制云簡不肖以紕惡不肖者但簡飭之已耳惡則斥之矣是惡與不肖明有分別况以先賢之父生數千年前卽所聞異詞亦宜邀寬典而反改文以苛之何故釋非錄

臣大夫

臣家臣以下官名

祇註一臣字則與大夫二字不聯屬勢必前家臣而後大夫春秋又造一書法矣古侯國三卿下有大夫五人稱臣大夫謂臣屬之爲大夫者春秋傳魯有申豐季氏之屬大夫是也經問

陽貨大夫

陽貨於魯爲大夫

陽貨並未爲大夫其稱大夫者自有解說而漫曰爲大夫妄矣從來三卿之臣有下大夫卽是陪臣謂卿之陪貳也季氏司徒原有下大夫小宰小司徒二人陽貨必居其一者况邑宰家臣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郈邑大夫孔子父郈邑大夫皆是邑宰若家臣則檀弓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春秋傳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則皆家臣也陽貨稱大夫職此之故而趙註朱註俱不識嗟哉臆言

下大夫上大夫

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此王制兩文上大夫卿是一文下大夫五人又是一  
文集註引而合之然兩皆誤者上大夫不是卿也春  
秋臧宣叔言次國下卿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下卿  
當大國之下大夫是每國三卿之下又有上下大夫  
王制此文襲孟子卿一位大夫一位文而雜以夏商  
之制不可信者雖卿原稱大夫如詩三公稱三事大  
夫魯季康子為宗卿稱魯大夫然卿可稱大夫大夫  
不即是卿也若五大夫則並非五等大夫是三卿屬  
官春秋所云屬大夫者故限五人謂司徒卿下有小  
宰小司徒司馬卿下有小司馬司空卿下有小司徒

小司空共五人此不知得升公朝可與大夫共朝位  
否然是屬大夫未聞侯國大夫止此五卿屬可以該  
之况上大夫既是卿而下大夫又是卿屬將皇皇魯  
國並無一正大夫在朝位亦無此事也乃俗儒附會  
集註謂夫子是中大夫則王朝六卿之下有中大夫  
侯國無有也又謂夫子是下大夫則夫子曾作小司  
空在五人列今進大司寇儼然一卿猶是下大夫乎  
按朝位在王國則孤與卿大夫東西異位而在侯國  
則惟卿與大夫分東西列以三卿上無公孤也然而  
三卿下不止一卿如魯以三桓為三卿作司徒司馬

四書正事括略

司。空。此。正。卿。也。卷一乃。或。公。子。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武。仲。作。司。寇。則。三。官。之。外。未。嘗。不。仍。備。六。官。其。不。嫌。與。王。朝。埒。者。以。所。指。名。者。止。三。官。耳。夫。子。司。寇。自。當。位。三。卿。之。下。與。衆。卿。列。其。與。大。夫。言。自。以。卿。而。與。之。言。惟。大。夫。有。上。下。因。之。有。閭。閭。侃。侃。之。別。乃。謂。夫。子。在。大。夫。列。謬。矣。若。謂。閭。閭。者。必。尊。于。已。則。卿。與。上。大。夫。相。去。不。遠。且。使。榮。成。伯。公。父。歟。輩。在。大。夫。列。亦。誰。敢。傲。之。四書索解

益掌火

益舜臣名

后稷司徒皆註官名此但註益爲舜臣而不註掌火

由不識掌火亦官名也按趙註掌火火官卽火正而左傳闕伯爲堯火正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皆卽此官朱註不識掌火于尚書命益作虞謂堯使益除障翳禽獸未必使爲虞官至舜而始命作官則不知火是官名而又誤以烈山澤爲虞官事兩失之矣尚書廣聽錄

蒲盧

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下物名

蒲盧卽蜾蠃又名細腰蜂每取螟蛉爲子以喻保民此在毛詩爾雅諸名物書皆有確註且家語載哀公問政章有孔子曰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

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著待化句所以解螺贏而著敏生句則不必以蒲葦承敏樹可知也乃指盧作蘆以蒲與蘆並未連文者而強為連之不信諸經而信沈存中無學之一宋人亦已可怪至其作或問亦知理詘反曰此等瑣屑不足辨則指鹿為馬無不可矣初不意以格物之儒說經而詞遁如此中庸說西河韓偓安貧詩牕隙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言日影中見飛塵筆管中棲螺贏也唐人作詩尚讀書猶識蒲盧今人不識矣

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

匏瓜苦者不可食國語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言但可繫以渡水而不足食便是不材蓋食物以可食為材夫子之自論正如是也今日不能食已怪矣且又加一字曰不能飲昔人有無口匏之譏里巷刺懽闖者曰渴瓜豈瓜果饑渴耶稽求篇

初疑註能飲二字或校讎有誤及觀朱子語類諄諄謂不食是不求食非不可食則疑倍增矣禮祭射侯辭曰強飲強食非謂射侯能飲食也王粲登樓賦曰懼匏瓜之空懸畏井渫之不食非謂匏瓜不能飲井井渫不能食瓜也蓋射侯惟不能飲食

四書正事括略

三

故強之懸匏潔井則兩不可食故惟恐其似之正論語解矣朱子每事言理顧有理所必不解者觀其說孟子道性善云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性善何得分輕重且誰曾對言請薄海受經者能通此意而後許其解匏瓜之言

寢衣

齋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以下衣

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說文曰被寢衣名其曰必有者以寢衣與褻裘對褻裘以覆手而可用短寢衣以覆足則必長也若謂齋時所衣則遍考禮文自明

衣外別無其名且亦無齋寢不解衣之文

稽求篇

瑚璉

夏曰瑚商曰璉

此包咸之說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之四璉商之六瑚周之八簋與此不同

講餘錄

宗器

先世所藏之重器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

此是大寶器不是宗器大寶器惟大饗大喪斯用之春秋時祭焉得有此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為言如尊罍琖斝盞盛邊豆類

中庸說

觚

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四書正事括略

三

觚。竝。不是。稜。惟。楓。從。木。傍。者。則。解。作。稜。西。都。賦。上。抓。稜。而。棲。金。雀。註。殿。堂。上。高。稜。木。是。也。且。觚。亦。竝。非。木。簡。漢。書。操。觚。之。士。原。以。竹。頭。作。籛。但。以。薄。竹。方。片。可。用。操。寫。然。竝。無。稜。者。此。惟。酒。器。爲。得。之。顧。引。作。異。義。且。又。不。得。其。說。祇。以。稜。不。稜。解。觚。字。則。大。謬。矣。馬。融。曰。觚。禮。器。名。古。制。器。名。各。有。取。義。故。顧。名。當。思。義。春。秋。所。以。有。正。名。一。家。說。也。但。禮。器。頗。多。其。盛。酒。者。有。爵。散。觶。角。諸。名。而。以。觚。爲。常。用。之。器。禮。註。云。觚。容。二。升。取。寡。爲。義。詩。說。所。云。飲。常。寡。少。曰。觚。則。此。觚。一。名。原。與。君。公。之。稱。孤。寡。有。同。義。也。今。飲。常。不。寡。而。仍。

卷一

三

稱曰觚名實乖矣。猶觚哉。蓋觚哉有二解。一曰言不得爲觚也。一曰觚之有失禮何如矣。獨觚也哉。篇 稽求  
據禮註及韓詩諸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各有名義。獨五升有三名。其曰散者。訕也。被謗訕也。又曰觥。觥者。過也。過分也。故罰必用觥。若又曰觴。則餉酒之名。與觥散別。或以觴爲傷非也。觥過觴餉。皆聲之轉耳。但諸器皆有義。而獨及觚者。此猶燕禮。極尚宴樂。而其洗奠享獻者。惟用一觚。亦以觚本常用。并取寡少無過之名。蓋不觚非改制。但不寡飲。卽失名實耳。

四書正事括略

有

居蔡

為藏龜之室  
以下宮室名

龜室以櫝為之季氏篇所云龜玉毀于櫝中者未嘗  
如人居有棟宇也史記褚先生說高廟有龜室以櫝  
置西北隅懸之講餘錄

山節藻梲

蓋為藏龜之室而刻  
山于節畫藻于梲也

居蔡與山節藻梲是兩事禮諸侯有守龜文仲居蔡  
是失禮之一若山節藻梲是天子宗廟之飾而文仲  
又僭之明堂位禮器雜記及漢食貨志後漢輿服志  
諸書皆曰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正指文  
仲此事乃以天子廟飾居先王先公之所而妄指為

龜室說書者大罪過矣且禮註刻山作節改刻山于  
節亦非是稽求篇

山藻係十二章法飾虞書所云山龍藻火者故明  
堂位云有虞氏服黼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  
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下子男自藻以下此法  
飾之有限制者今解曰龜靜宜山龜潔宜藻祇一  
不讀書而直視典制為糞壤乃爾

明堂

王者所居以出  
政令之所也

出政令自有朝寢周王安得至東齊出政令若為巡  
狩設則西南諸嶽何以無有考明堂創于黃帝自唐



虞以後首重宗法。天子建國必以始祖為祖。開王為宗。既立祖廟祀始祖。則必設明堂為開王配。帝之所名曰宗。祀如國語祭法皆曰宗。禹宗湯。專祀五方五帝。而以開王配之。及周公創制。又推文王為近祖。合配五帝。國語祭法所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宗法之變。所以我將之詩。特頌文考。配上帝。以為宗。開王而增祖。祀本創典也。乃周公為文王。大宗不敢祖。王季而宗。武王祇得祀文王。為大宗所出之帝。立出王廟。因之乘黃帝。明堂有合宮。舊址在泰山下。遂作魯明堂而祀。出王以配帝。孝經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明

卷一

不及武王。且曰則周公其人。并明指周公自為之。故孟子亦直云昔文王治岐。屬之文王之明堂。則此魯明堂。明與西周明堂有異者。但不知其地在何處。為齊有耳。正義謂禮記明堂位載周公踐祚朝諸侯于明堂。即此泰山明堂。之在魯者。容亦有之餘。見明堂問大小宗通釋及辨定嘉靖大禮議諸書。贗言文釐曰。惟魯為大宗。明堂故孝經稱宗祀文王。若西周明堂。則開王之宗。宗禹宗湯宗武王也。文焉得宗祀矣。故周頌我將詩序。謂祀文王明堂。並無宗字。但祖文以宗武得配帝。此亦配帝者以明堂。

四書正事括略

末

祀五帝稍有降殺故魯可行耳

校序庠皆鄉學也

此是國學以下鄉州黨三學之名不止鄉學也國學下原有四學一是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是也一是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于州序是也一是黨庠學記黨有庠是也若其一家塾則四閭為族合族一百家而置塾焉此不及者略焉耳至分夏殷周三代則周因夏殷之制而取之為鄉州黨之名所謂周備三代之學者以此問學校

三歸臺名事見說苑

此漢儒誤記而註又誤引者國策管仲為三歸之家謂娶三姓女也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祇娶一姓管氏家三歸本奢僭事故漢公孫弘云管仲相齊取三歸而班氏食貨志亦云在陪臣而娶三歸今集解引包註尚云管氏娶三姓女故曰歸言女所歸也劉向誤讀國策因國策記周君事謂宋君築臺齊桓女問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以掩君之過惜周君無此臣也向偶見子罕管仲同掩君過而連類不察遂以宋之築臺移禍管氏夫君過在女閭而築臺以掩之此讀古之最可笑者襲之何為稽求

四書正事括略

文。蠶曰三歸本僭而曰不儉就所問邊言如臧文仲三不知類故下又以管氏為知禮由夫子不曾言僭耳不然僭而又知禮悖矣

禹疏九河

日徒駭日太史日馬頰日胡蘓日簡日潔日勾盤日鬲津以下水色

爾雅九河七曰絜結也並非潔字且大河本身亦併在此九名中與三江九江不同大河即徒駭也乃改絜作潔似簡潔誤分故大河誤併者自此一改字而其徒蔡氏註禹貢直改簡潔翻別出大河而合簡河絜河為一河河名亂矣按齊桓塞八河不及徒駭漢成帝河隍都尉謂徒駭在北是大河故道而春秋緯

亦云齊移河為界而填闕八流以自廣是八名盡湮而徒駭獨在以其為河身也此安可又別出之講錄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汝漢淮泗亦皆水名據禹貢及今水路惟

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據禹貢汝泗本入淮祇淮不注江耳自春秋吳伯黃池之會已溝江及淮因而通之漢志所云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然且漢後引河與淮泗合則在戰國時原通江淮孟子據所見而言而在趙宋則江淮河漢何一不通乃曰據禹貢及今則及戰國不可及趙宋尤不可也講錄

夫子之牆數仞七尺曰仞以下尺度名

掘井九仞仞曰仞

七尺出論語包咸註八尺出孟子趙岐註原分兩書故註亦兩義今集註既合一且明註仞仞同而一七一八則太無至張矣考尺度註不一包咸鄭玄陸氏釋文皆云仞是七尺而漢書應邵註且作五尺六寸孔氏小爾雅直作四寸此皆無可據者惟孔安國旅葵註八尺曰仞此去古未遠較諸註為可信據說文仞者伸臂一尋八尺顏師古註漢書亦以伸臂一尋為言蓋尋本八尺以意度兩臂立義而仞義同尋則

八尺矣故周禮匠人作澮廣與深俱兩其八尺謂之廣二尋深二仞以尋與仞俱八尺也是以仞之通仞亦度臂立義軻為礙輪木楊子太玄所云車案軻謂以木橫地而止輪之轉者舊稱以臂當車正指尋軻為伸臂所度木也則仞當斷作八尺何首鼠為講錄張文彬字二監蕭山人曰周禮匠人作溝洫但云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故首鼠者謂深之二仞是七尺之仞祇十四尺與二尋十六尺不同因別出二名此皆不曉說文漢書伸臂一尋諸說因妄生臆斷不知本文亦明白據云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

四書正事括略

七

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深廣必均加數必倍此不曰各八尺而曰尋何由作周禮者但互異其名示典例耳安得澮之深獨減廣一尺有畸度如此

五達道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是也以下事類名

此錯認孟子五倫為五達道且錯認尚書五典為即孟子五倫者尚書五典是父母兄弟子五者舊解五品五教五常皆然此即春秋傳所稱契布五教于四方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孟子以戰國別傳之五倫追釋契教此但備異義不必相合者况欲

舉五典五達而混并之則不特倫序不得明即經亦亂矣古經重名實凡立一名必各舉實數不得相混如管子稱六親衛石碯稱六順王制稱七教晏嬰稱十禮禮運稱十義祭統稱十倫自為名義亦自為部目故七教以兄弟長幼並舉謂長幼屬官府僚友與兄弟異因之十倫十禮有偏舉有互舉者今孟子人倫有長幼而無兄弟則與五達之祇有兄弟而無長幼者正有分屬而強為合之亦何必然舊註達通也謂道之通行有此五者此為得之中庸說

五霸

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此五霸出趙註係漢儒之言若周時則不然荀子王  
霸篇謂齊桓晉文楚莊吳闔越勾踐此戰國時所  
定與後儒不同故宋襄並不稱霸秦穆止霸西戎而  
吳越則觀兵中國號為霸王其時之定名有在也若  
別引丁氏說則夏商三霸自昔有之如商頌昆吾舊  
傳夏伯鄭語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為商二伯皆  
是也特五伯較盛應在當代若異代則不能較耳丁  
氏公著唐人言  
文獻曰五霸無定據卽顏師古註漢書在地理志  
則用趙氏說在諸侯王表則又本荀卿而小變其

說以吳闔廬為吳夫差有秦穆而無勾踐不知有  
他據否若昆吾彭韋三國則夏商均有之竹書夏  
啟時大彭作伯征西河仲康命昆吾作伯雖不可  
信然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卽豕韋與大彭  
皆祝融後同姓則三國皆夏霸也然且興滅不一  
卽韋氏一國究不知其霸者是何君何氏據春秋  
傳夏王孔甲賜劉累氏御龍代豕韋後則在夏時  
本祝融之後而劉累代之湯之伐韋卽劉累後也  
然而范宣子曰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杜  
註謂劉累之後遷國魯縣而豕韋復有其國竹書

所云夏帝昊使韋氏復國者則似終夏之世皆祝融後乃韋昭註國語又曰商武丁仍滅豕韋又代以累後所謂更代者則其為霸者祝融後耶抑御龍氏後耶不可考矣

四世

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

此應以文武平桓為四世舍文而取悼便是不合春秋樂祁明云政在季氏三世矣謂文武平也此時無桓子故止云三世耳若史墨對趙簡子謂魯自文公薨而政在季氏正文子時也故祿去公室始于宣公政逮大夫始于文子則去祿之年即逮政之年雖宣

成襄昭定與文武平桓世數有參差而年事極合况悼子未嘗為卿武子之卒在昭之七年是時悼子先武卒而平子代立雖有政安得逮悼子安矣稽求文彬曰本文以四世証三桓子孫則孟孫見有獻子莊子孝伯僖子懿子五世叔孫亦有宣伯穆叔昭子成子武叔五世皆始于宣成而終于昭定何以獨舉季氏為言此亦漢晉後所未解者于此不註明則四書真漆室矣况誤乎說見第四卷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老晴又名性稿

章大來泰占邵國麟在椒較

文輝充有遠宗姬潢全輯

四書正事括略二

集註章句正文大學無

瓜祭

陸氏曰瓜魯論作必以下引文之誤

禮玉藻瓜祭上環以其切園也則瓜祭二字正禮祭名故孔氏註作三物之祭若陸德明釋文此唐儒最陋者而偏引作註謬矣據其自言魯論作必今何晏註疏本正魯論非齊論也然竝非必字又南史顧憲



之終制引魯論曰雖菜羹瓜祭亦非必字稽求

宿于晝或曰晝當作晝

前儒從無有云晝當作畫者晝為齊西南近邑正去齊還鄒之路若晝去臨淄西北三十里即戰里城燕伐齊時將以其地封王蠋者以燕在齊西北故也孟子不之燕何由宿晝此註儘可省耳講餘錄

五十以學易

劉忠定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近而誤分也幾七十字矣五十字誤無疑也是時孔子年已

論語自魯論外但有齊論古論並無他論之名且此三論中文異者四百餘字今皆無可考安得復有異

字為劉元城所見妄矣按史世家作假我數年然加假通字非聲近之誤若五十作卒則字形全不近五以上下相互為形从二从又卒以衣識各見為形从衣从十使校古文耶則又與愈近乎校今文耶則五與衣近乎此皆大無理者且朱子何以知是年夫子將七十也不過謂夫子贊易在七十前耳經明曰學易而註者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夫子必不當學易豈有此理蓋學易者六藝之一也古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為六藝亦名六學而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至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

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者，猶五行之更遞用事而易則與天地為始終。故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五即游仕齊魯，間五十而為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為窮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限也。

拜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此是真禮文而又誤引者。禮凡有燕錫君行享賚則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

非禮拜也。拜者禮拜也。禮拜則君何得辭。禮拜則臣何得升階。以成拜此雖襲舊註然非是矣。按謝拜有三一則臣下階以拜及君辭之而升以完之謂之升成拜言升始完拜也。一則臣下階未即拜聞君辭而即升謂之再拜稽首言再拜總在升後也。一則不下階而直拜于階上是三謝之拜全不拜下祇一拜在下而又升完之則與拜下何涉而以此証拜上之泰是脫衣而詬裸者裸人不愛也。禮諸侯三朝兩朝在路門內外無階無升降拜之而已。唯路寢一朝天子所稱燕朝者則階上階下皆有儀位而拜則必在階

下春秋時或升拜耳卷二 講餘

上下是階上下然亦可稱堂上下者以階是堂墜亦名為堂如攝齋升堂類則階下即堂下矣若宋儒引周夷王下堂而見諸侯為拜上之証則又不然天子當依依在牖南兩棟間即堂也其兩楹之南公卿大夫各有位即庭即所謂堂下也夷王之下堂謂降堂而庭與侯相見此如適妻不下堂謂主喪時不降庭而拜弔客祇以堂庭為上下非階上下也故庭即堂下周頌登歌清廟則歌在堂上禮記下管象舞則舞在堂下然而論語曰八佾

舞于庭則庭堂下也階下亦是堂下孟子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能見牛則王不當坐牖間而坐墜間然而王坐可垂堂牽牛豈得上庭乎則堂下階下也

文質彬彬質之勝文則甘可愛和自可愛采文勝而至于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

將安施乎

此引禮器文而又誤者禮器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以甘白忠信當質地之質非謂質文之質亦如是也質地是胚子禮以忠信為胚子故忠信是本若質文則質是質樸文是文飾兩兩對峙故

可以相勝為言。向使質是胚子，是本則不惟不可相勝。宋儒每以彬彬為三分文七分質，幾見行禮而可有三分無忠信者。且文質三統夫人而知之矣。謂商尚質，周尚文，則可謂商尚本，周尚未。豈有此理。釋非

**堯典** 虞書篇名。今此文乃在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以下章句之誤。

據伏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以舜典亡其半，而其半即潤合之堯典之中。故東晉梅賾獻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齊姚方興得古文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于大杭頭始攙其字于釐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上，分作二典而篇亂矣。二典分于二十有八載，帝乃

殂落一節已前是堯典，已後是舜典。特舜典在月正元日前，又脫落半卷，略見史記其原文不可得耳。故舜典二十八載前俱是堯典，如後漢張純奏二月巡狩宜遵堯典。章帝時陳寵奏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况孟子所引二十八載則正堯典分界處，是二典古文原是二篇。祇因後人妄分，遂致淆亂。並非古合為一如註所云也。朱子于孔壁古文悉指為偽焉，辨分合此在好學者自考証耳。

尚書廣聽錄

詞

舜典補亡

古文尚書宛

文。蘧曰。史。堯。紀。自。放。勳。至。二。十。八。載。中。有。舉。舜。降。二。女。與。慎。和。五。典。連。文。則。二。女。五。典。不。得。中。分。顯。然。也。但。舜。紀。又。有。賓。四。門。入。大。麓。烈。風。雷。雨。不。逃。節。豈。二。典。原。兩。載。其。文。蕭。齊。以。誤。分。而。刪。其。一。耶。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此在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雖引君陳篇而自為詞句如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堯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湯誥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孟子引泰誓有罪無罪惟我在引伊訓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皆非書原文古人引書

例類如此若其解則如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皆甚至語故曰美大孝之詞乃自漢晉唐以迄于宋凡引論語文皆如此讀如班固白虎通曰孝乎惟孝袁宏後漢紀曰孝乎惟孝潘岳閒居賦曰孝乎惟孝夏侯湛昆弟誥曰孝乎惟孝以至陶潛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太平御覽引論語文皆曰孝乎惟孝是此一句歷千百年如一轍者自集註改讀而少見多怪反以惟孝之句為腫背馬矣今學宮諸賢贊詞亦尚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

之語世曾有過而問焉者乎

稽求篇 經問 古文尚書 宛詞

或祇問為政未嘗問孝不得以孝乎二字詰之且書云不句非引書法若乎字則有必不可句者蔡邕書石經以乎作於曰孝於惟孝於可句乎

文 詩書六藝之文 以下解文之誤

此錯認六藝也古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教為六藝至漢武時周官經出始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說假古六藝耶則詩書在六藝中不宜詩書又六藝周官六藝耶則禮二十始學禮幼曰未能御非弟子職矣且射御何云文也 逸講 箋

**書同文** 文書名 此引鄭註 解曰文是字形名是字聲

文書名三字皆訓作字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正書同文也故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百名即百字若謂名是聲則秋官大行人諭書名聽音聲明以教文字與譯言語分作兩事烏得混合 中庸 說

**問社** 古者立社各樹其土 之所宜木以為主也

哀公問立社之義而宰我以社名答之謂名立而義在其中樹松名松社樹栗名栗社與後世稱櫟社枌榆社同故即以周言之樹栗其名而使民戰栗則其

四書正事括略

義也。但當時有齊論本以問社作問主謂問宗廟之  
主。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謂虞主用桑。練主用  
栗。而何休杜預俱引論語夏后氏三句以証之。此異  
說之可勿道者。乃周官大司徒職有云。田主各以其  
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宰我答社意合。故孔安  
國引其文以註論語。而集註乃徂周官田主齊論問  
主。二主字以為此必用其木作社主者。遂增其文曰  
以為主。然而誤矣。問主是問廟主。田主是先畷田。正  
二神不立主而依樹以為神者。且田主不得云社主  
也。若社主則古皆用石無用木者。稽求篇

社暴露故用石不用木。唐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  
鄭玄義皆如此。且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  
社。見鄭子產恐石重難移。因有限石一尺六寸之  
製。今明末啟禎間嘉興姚士彝作偽於陵子有云  
以木為社主。則尊之為淖履。則賤之公然。戰國孟  
子時有木社主。但知讀集註而不知其為經禍一  
至此嗟乎傷已。

作巫醫

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恒為之

巫醫非易事。既知交鬼神。寄死生。而猶曰無恒不可  
為。則是盜賊不可。熙帝載非通言也。况周官司巫司

醫皆士大夫為之何嘗是賤役耶此係古傳文論語  
 與緇衣兩引之緇衣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  
 不可以作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  
 于人乎詩曰爾龜既厭不我告猶則是夫子解此謂  
 醫不能療筮不能決也作治也鄭康成曰不可以巫  
 醫治之與不占而已義同廣言補  
 文彬曰治巫醫是巫醫治之倒文或謂此作如作  
 之君之作作此以治之然又多一轉不如竟以作  
 訓治為直捷耳

射不主皮

鄉射禮文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

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於貫革

射雖講武較力而亦以習禮故射有三等一是禮射  
 周官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即鄉射禮也鄉習射以  
 禮詢以五物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主皮  
 者中質也射原期中質而不專在此苟容體比禮其  
 節比樂即不中質亦合禮猶今日架子好也此不主  
 皮也一是力射即主皮之射尚書大傳所云澤宮校  
 餘獲者凡虞田所獻禽備祭已足取其餘者較射澤  
 宮而分獲之此則五物所必周者既比禮樂又期中  
 質雖仍習禮而但以主皮名之所謂力射也若其一



武射則專主貫革禮射張侯力射張獸皮而武則不  
張侯亦不張獸皮但取甲革而貫之周官所謂甲革  
楛質言以甲革為樹質甲者左傳楚使潘尪之黨躡  
甲而射穿七札是也革者弓人職以甲盾為革國語  
三革之射韋昭曰三革甲冑與盾是也則是貫革武  
射與主皮力射截然兩科而以主皮為貫革則于聖  
經科字已貿亂矣况皮不是革棲皮為鵠亦不是棲  
革為鵠凡棲皮之法謂以布為侯而但綴皮于布中  
以為質質者鵠也是以棲熊皮者為熊侯棲豹皮者  
為豹侯侯以弓定尺而三分侯之尺以為正其棲于

正中為質者祇四寸耳以四寸之皮而去毛存革則  
熊虎安辨乃欲以貫革解主皮而先註皮曰革改棲  
皮為棲革其用心良苦然而改禮改字改制度註經  
何用矣故此當認實皮字力射張皮然但主着皮而  
不主達皮禮射則皮祇在質苟着皮則必中質然而  
猶不必然者為主皮是力射不同科也此係古語故  
夫子引之鄉射記亦引之但記曰禮射不主皮禮射  
連文集註既引禮文則禮射不宜脫禮字且此是記  
文非禮文記與禮亦有辨稽求

春秋傳孫林父使庚公差追公孫丁而丁為差師

差曰射則背師不射為戮我為禮射乎註曰禮射不求中也然則射不主中在春秋有行事矣

繪事後素

繪畫之事後于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

此又引經而誤解者考工記云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即五采謂青赤黃白黑也又云畫繪之事後素功素功者白采之工謂凡布五采必先布四采而白采在後語云皦皦者易汙恐漬汙也此與禮器白受采不同禮器白是質地考工素是采色質則白采不並

施何論先後但施采則白受之已耳今白即是采則孰先孰後自有一定乃以質地不繪之白引之斷五采後繪之素已乖反矣且此係大禮非可以粉地為質數語自解說也虞廷倡十二章之制而三代遵之因之有畫繪之事以日月星辰等六章為上衣作繪以宗彝藻火等六章為下裳作繡而總曰繪事以繡亦需繪也乃虞書又曰以五采章施于五色謂繪繡之隙必先布五色而始加繪繡其在衣則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而在裳則青與赤間赤與白間白與黑間黑與黃間而章施之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黃四

采而後以白卷一加之即相間者亦必先施赤之次白與  
間與黑之次白與間而後以白分稽求成之則此後素字  
夫子實隳括五服五章唐虞三代諸禮文而發為此  
言何可漫然無一據而草草武斷如此  
惟素在後故素即可為絢也惟素在後故天敘天  
秩皆後起也

五畝之宅

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

此亦非典文但隳括趙註而為說者第邑註不明凡  
附會註說者皆以國邑當之以趙註有入保固城語  
也按邑里也漢志稱在邑曰里此在國與鄉均有之

若是國邑則百里之國約有萬井其所為城不過五  
五二十五里耳然且宮城廟市去三之一乃欲使萬  
井八萬家之里居竝入其內能容之乎况國賴封守  
未有敵國不至城下而先棄縣梢都豎于不問而僅  
守國城者是亂政也考管子內政四民勿雜處田野  
之民不入國都韋昭謂周制城郭之域士工商而已  
農不與焉此所云邑但是公邑家邑丘邑都邑類凡  
井之隸于鄉州間黨者自有邑居非國邑也若入  
保之說則斷斷無之俗儒引詩以上入執宮功謬當  
入保夫執功執官役耳以執官役之人而引作春秋

戰。耶。禺。人。入。保。之。保。豈。可。為。據。經問

束牲載書。陳性而不殺。置書加于。性上。壹明天子之禁。

此三句引穀梁傳文而語不分明似以加字訓載字者謂以盟書載牲上也。不知載書書名謂載事之書。周官掌盟載之法。因盟有載事以之為書。然後殺牲取血坎其牲而加載書于上以埋之。今葵丘之會並不殺牲祇束載書于牲上。故曰束牲載書原是倒句。趙註謂束縛其牲但加載書則束是束書不是束牲。仍屬誤解。然曰加載書則較穀梁為明白。而朱註反不取者必以為牲載書耳。春秋鄭子孔聽政為載書。

臧武仲據防出奔。掌惡者啟載書。此時無牛安從載。

之。且穀梁文讀書亦不是。置字。經問

時日曷喪。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

而寧與俱亡以下改易舊文

桀語他書無考。惟尚書大傳曰：桀言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必日亡而天乃亡。此以天自指。以日指民。初未嘗以日自指也。故民即曰願與日亡。謂從此可及天耳。此改吾之有民為吾有天下。則以日自指矣。凡書有略改數字而解頓殊者如此。講餘錄 文釐曰：與日偕亡。則天與桀未亡也。故可獨樂不。

然則下文豈能獨樂說不去矣

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禮入國而問禁

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未聞入國始問禁者此改禮文也國有四境境即界也若國即中國不惟在境內且在郊關內矣禮文是境字孟子臣始至于境亦是境字乃改作國字使五百年來溷天下老老少小皆有入國問禁一假禮文在其胸中亦可嘆矣若謂王固在郊關之內必入國後可問禁則施禁在近問禁須在遠幸而孟子問在境耳萬一如是禮入國始問則郊關之內去國門尚遠倘有犯

禁將若何講餘錄

婦與婦竈凡祭五祀者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

古無家室行祭之禮凡祭五祀皆在廟竝無祭其所

者若設主迎尸則竈主設于廟門外東首西向迎尸

則在廟門西房之奧不惟非家奧并廟奧亦無與矣

且禮文竝無此二句賸言

文彬曰孔安國謂奧在內以喻近臣竈則家之所

有事者以喻執政時買執衛政故云竝不指祭言

徹論語註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徹以通貢助為名周官匠人註與孟子郊遂通貢都

四書正事括略

鄙通助正是徵法註于論語孟子兩註堅執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八字似乎從來典制原有此文及或疑而問而朱子乃云曾記洛陽議中如是故以意推之則直杜撰矣周都鄙用助便是助法左傳穀出不過籍公羊什一而籍籍即助也若穀梁則并云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未有合作而尚辨公私均收而猶較禾稼之善不善者况井田與封建相表裏孟子所云分田制祿共一規畫乃王制孟子皆以上農下農分作五等為官師大小卿大夫厚薄之準而一合作則勤惰何別一均收則高下溷亂自

此言出而害井法害班祿之制將王制周官孟子諸書俱可廢絕洛陽有議論亦奈之何稽求

文彬曰何休春秋註井田三品凡一歲墾二歲墾三歲墾者必三年一換至易居漢志亦云三年更耕之是換至更耕正均通之法若曰合作則九勤而合三惰于其中可能均乎

自牖執其手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而視已

從來竝無此禮文不知何據又有此古室無北牖祇有北墉墉牆也唯毫社屋之而啟北牖謂之死牖病者居死牖乎且惟病者氣絕則別設牀于南牖下

四書正事括略

左

堯上。簞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今未死而先遷之乎。又且室制無南面者。廟祭尸入室皆東面出堂始南面。故鄉黨君視疾東首。謂病者居北墉下東首。西面與君之入室。西立東面。正得相對。今此禮文出而室禮寢禮養疾禮君視疾禮皆蕩然矣。稽求篇勝言

漢龔勝傳莽召勝勝稱病篤為牀室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據士禮喪大記及鄉黨篇文行事而特因拒莽以死自居。故遷南牖下竝非禮文。觀士禮寢東首于北墉下喪大記徹褻衣加新朝服于其上。與此鄉黨篇皆記君視疾一節。然皆

無遷南牖文可驗也。若在牖執手則包咸註伯牛病癩不欲見客。故啟牖執手且執手何必臥牀乎。

正名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孔子以正名為先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古無此禮。文國語工史書世宗祝序昭穆謂生族世系與廟次倫序不同。廟次列四親之名而不拘四親必承君統者始入之。故儀禮有孫為祖後曾孫為曾祖後之文。謂無子繼孫無孫而繼曾孫者此正孫禰祖曾孫禰曾祖一大典禮故太甲繼湯周桓王繼平王皆是禰祖至夫子作春秋且有特書躋僖以兄不禰弟為逆祀者况不父其父則

尤為不知典禮之言從來禰祖者亦仍父父新廟稱  
禰廟不稱父廟正恐倫次偶乖難于稱祝故但以禰  
混名之禰者昵也猶親昵焉耳若父祖之稱則一定  
不改太甲禰湯而商書稱祗見厥祖周桓禰平而國  
風何彼穠矣以桓妹下嫁稱平王之孫豈有太甲不  
父太丁周桓不父太子洩父者况蒯賸襲國旋即被  
弑而輒承二叔之後依然奉贖而禰之諡為莊公則  
禰祖固無礙禰祖非不父父而出公則尤不禰祖而  
父父者乃特撰此八字以立正名之案何可馬融曰  
正名者正百事之名祭法黃帝正名其原出于禮官

在春秋以還早有七名家論為政之要故夫子亦及  
之稽求

仕者世祿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

此不知據何典文而鑿鑿言之夫教而後官官而後  
祿此周官論秀之法而以解世祿妄矣舊註引古文  
云賢者子孫必有土地謂世有采地即其人致仕與  
其子未任以前皆得食采地不另予奪如周官副田  
祿仕田之類講餘錄

揖讓而升下而飲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者

四書正事括略



卷二  
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  
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既云大射禮則儀禮見在乃其所引者不特非大射  
本禮卽鄉射賓射燕射諸旁通禮亦一字不合且經  
文句讀亦皆謬誤則直混沌書矣按揖讓七字在論  
語射義兩經俱載之俱是孔子之言據論語王肅註  
則此七字連作一句射義鄭玄註則揖讓而升下五  
字作句而飲二字又句今日下而飲則揖讓不連下  
而下反連飲其于禮于文俱難通矣且升之揖讓並  
非三揖升堂也天子與外諸侯凡射必三侯三耦耦  
必二人先以上耦行揖進禮必西向一揖出次又揖

然後當階及階升階當物以丹畫十字爲及物連作  
五揖凡七揖而後升射並未嘗有三揖文也若揖讓  
而下則明云射畢北向揖而後如升儀以降且又下  
階而揖次耦之升者并不止七揖而註並不及則于  
揖讓而下一節何解至于升飲一節亦明云司射命  
設豐司宮命奠觶別有小射正一官專命不勝者升  
飲名曰作飲又名飲射爵其在勝者不勝者一如升  
射之儀至升階以後則勝者且避右以讓之使不勝  
者得自取觶于豐上此其揖讓爲何如者而乃謂勝  
者揖不勝者升則將使勝者倖倖然邀飲罰爵特揖

升以通辱之是禮本不爭論語亦正云無爭而解者

講餘錄

反造禮以使之爭可乎不可乎  
大全載升飲之時勝者袒決張弓不勝者襲衣脫  
決弛弓執弣此非揖讓之節原可不及至勝者乃  
揖不勝者升反附會集註或以勝者乃揖句或以  
勝者乃揖不勝者句一如王肅鄭玄較論語句讀  
者致高頭講章直謂禮文有兩解則難言矣

張文楚字南服曰一耦必二人左各上射右各下  
射升階時必上射先一等避左下射後一等避右  
此讓也下階亦然註并失讓字

終





